

孝女帮全瘫父亲度危机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四十五岁。二十多年来，在“真、善、忍”修炼原则的指导下，在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一九九二年九月，母亲车祸离世，家庭突遭变故使我变的郁郁寡欢。一九九六年，在同事那里无意中看到《转法轮》一书，“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与美好深深吸引了我。我开始走入修炼，修炼后变的不再怨天尤人，懂得了理解、宽容，每天处于快乐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铺天盖地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致使无数法轮功修炼者被残酷迫害。因始终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我三次被非法劳教，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与折磨。父亲见证了我修炼后的变化，眼看着我一次次的被关押、折磨，那时父亲时常担惊受怕，身心疲惫，身体每况愈下，致使身体出现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病症。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父亲再发脑中风紧急送医院抢救，命虽然保住了，却瘫痪卧床，不能说话、吃饭，只能靠胃管输流食维持生命。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现今社会道德的下滑，有多少人父母根本就不闻不问了，甭说侍奉床前了，对老人多是啃老、虐老、弃老。父亲好时，哥嫂也是偶尔来看看，时不时从父亲这里要钱，现今父亲成了这样，哥、嫂即表明没有时间照顾。这就是说，我要独立承担照顾父亲的责任。

想到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一定要按照师父教我的标准要求自己，照顾好父亲。虽然父亲卧床只喂流食，我给父亲做饭时非常用心，购买好的食材，各种营养搭配，荤、素、水果、干果等样数齐全。按时给父亲喂饭、喂水、喂药、定时翻身、洗漱，看起来简单，可是加到一起，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时间一长，最容易嫌麻烦。在长期辛苦的付出中，多次的反复，嫌麻烦的心理

在已经没有了，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

长期卧床的人常会有痰，我学会了吸痰，每次给父亲翻完身后，基本上要洗、换尿垫、吸痰、洗痰盂等，一天吸痰约二十多次。而一年后，父亲状况更不好，已不能自己解大手，我就得戴上手套给他抠，几年下来，自己已习惯了。有时自己也感觉很苦、很累和疲惫，感觉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可想到师父讲的“吃苦当乐”（《洪吟》），便又释然了。

从二零一三年至今，我这样照顾卧床的父亲六年多了，父亲面色红润，体重与正常人无异，身上没有一点褥疮。家中的气垫已换了三个，吸痰器换了两个，搅拌机（打碎食物的）换了两个，吸痰管用了两千多个。刮胡子、理发、下胃管等等，我全部学会，在医院时都被称为“高级护工”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包括医生护士，都觉的父亲这么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中的奇迹！因为按照医学角度，这种卧床的病人，即便照顾的好也就是两、三年而已，都说父亲之所以还这么好，都是我照顾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与周到才能这样。

六年多来，父亲多次住院，每次住院，我都要连轴转，经常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一住经常是二十多天、一个月，而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从来没有因为父亲住院，自己有什么不适。

去年住院时，医院的病友们看到我几乎不停的在忙，一会儿给父亲翻身、一会儿喂饭、一会儿洗脸，一会儿又换尿垫，都非常的佩服。有的说：“真是世间少有。”还有的说：“难得的孝女呀！”许多人都说：“如果没有你这样照顾他，你父亲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当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始终如一的照顾父亲，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事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他们都很惊奇和震惊，从我身上改变了对法轮大法的误解。

读《中庸》：人皆会用 用则不败

文 / 刘如

提起《中庸》，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儒家必读的四书之一吗？太难了，谁学啊，学来何用呢？其实一点也不难，不但不难，还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有时候不自觉的都在运用。用则不败。这是儒学的最高智慧。岂能无用。

中庸教人不走极端

孔子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我们是不是经常用到它呢？它就是中庸之道的一种最好理解的角度和现象，让人做事不要走极端，走极端就会失败。就会出问题，从而走向反面。所以会物极必反，因此它是一个不变的尺度和原则。让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持中，守正，保持一个平衡的度。

比如船的重量偏向一边就会翻船，因此这个中就可以看成一个合理的不走向两头极端而保持在中间的无形的轨道，做任何事，都不能离开这条轨道，必须沿着轨道而行，才不会翻车。它成为儒家处理事情的最高智慧，也就是人这个境界能够叫人理解到和容易掌握的最高的道，因此叫

做中庸之道。孔子学问通达，就是因为他深谙此道。不懂此道，儒家讲的仁义之理，就不能真正明白和理解，甚至走向教条和迂腐。因此，中庸之道非常重要。有意识的运用就会让人处于不败之地。

教子尤重中庸

生活中我们处处都要运用它，比如父母教育孩子，如果孩子犯错了，因为疼爱过度，不忍惩罚，一味地爱护，反倒害了孩子，变成不肖子孙。也就是说本来是爱孩子，为了孩子好的，结果，过度放纵，反倒远离了仁爱之理，孩子长大后不但不懂感恩，反倒对父母一味的索取，稍有不如意，便怨恨父母。你疼他爱他，最后很可能落得个被儿女抛弃的结局。因此而有人否定仁道。

其实，当你仁爱过度，已经偏离了中正的轨道，已经走向不够仁爱了，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结果，过仁犹如不仁，只有居中，才是真的仁，偏离一点就是走向不仁的开始。因此，不懂中庸，便无法驾驭仁道。日本富裕的家庭，常说花钱也要让孩子吃点苦，不娇生惯养，讲的就是这个

道理。同样教育太过严苛，也许出发点是为孩子好，但过度严厉，起到的就是反作用，也会让孩子心生怨恨，走向叛逆性格或者变成胆小懦弱的人，同样视为不仁。走极端就会出现这样的败局。

这个中庸之道，可以运用在夫妻、父子、婆媳、朋友、同僚等一切人伦关系的处理上。守着善念，不偏不倚，就能公正无私，处世心中有度，通达不惑。

有人会问了，那何谓“庸”呢？就是不变的意思，守着中正之道，不要改变的意思。一变就偏离轨道，或偏左，或偏右，失去平衡，就要倒了，就立不住了。因此这就是个不变的原则。

懂得了中庸的本质，再来读《中庸》，就会发现，它一点也不难。



家教珍事

曾德慈抚育千古忠臣文天祥

文 / 艾益民

**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
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

翻开史卷，在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遗诗中，人们熟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已成为千古流芳的旷世绝唱，而这首《邳州哭母》，把对母亲的深情系于国运，同样表现了文天祥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对母亲教诲的感激之情。在国难当头之际，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支持了儿子文天祥投身抗元事业。

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九月，元军二十万，在丞相伯颜的统率下，兵分两路，向南宋大举进攻。同年十二月，在江西赣州任职的文天祥，接到太皇太后（南宋理宗之后）的《哀痛诏》，诏书中要求各地文经武略之臣，率勤王之师，奔赴临安（今浙江杭州），以救朝廷之危。次年正月十三日，文天祥又接到了太皇太后的诏旨，让他赴行（皇帝所在地），勤王护驾。文天祥捧诏书痛哭。三天后，他便传檄诸路，招兵屯粮。

然而，招兵之事，谈何容易？朝廷眼下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给招募的军士，发放粮饷。所需军费，都是各地自行解决。为了招兵抗元，文天祥决定舍家纾难，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献出来。可是，这一决定，能否得到家人的支持？

有一天，文天祥来到母亲的房间，便说：“母亲，眼下国家危难，孩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接太皇太后两道诏书。”

“哦，诏书上说的什么？”曾德慈关切地问。

“诏书要各地招勤王之师，赴京抵御元军入侵，而且近日就要启程。”文天祥答道。

“国难当头，理当为国效力，你放心去吧，家中之事，

不必挂念！”曾德慈以为儿子文天祥要辞行，毫不犹豫地说。

“军兵招募齐了，儿肯定要与母亲分别一段时日，”文天祥欲言又止，“只是……眼下军费难筹，儿决定……”

曾德慈见儿子吞吞吐吐，想必是有难言之隐，于是她说：“孩子啊，有什么事，你就痛痛快快地讲吧！”

“母亲，孩儿不孝，请您老人家原谅！”说着，文天祥便跪在曾德慈面前。曾德慈见状，大吃一惊，她赶快起身，扶起文天祥：“孩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你就讲吧！”文天祥起身，边扶母亲坐下，边说：“母亲，由于军费不够，孩儿决定将家产和历年俸禄的积蓄，全部捐作义军费用。”

曾德慈一听是这事，顿时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文天祥见状忙说：“母亲，孩儿不孝，不仅不能好好侍奉您老人家，反而把仅有的家产，都要捐出去了。如果您不同意，孩儿再另想办法。”

“不，孩子！”曾德慈爱地望着文天祥，“你这是办正事，办大事，娘支持你！说实话，娘心里一下子，还真拐不过弯来。但娘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都没了，哪还有家？孩子，只要是为国效力，娘什么都舍得！”

说着，曾德慈起身，从箱中翻出一个首饰盒，她将盒子递给文天祥：“孩子，这是娘嫁给你父亲时的陪嫁首饰，你拿去当了，充当军费吧！”

“母亲，这怎么行？您还是留着吧！”文天祥连忙推辞。

“孩子，这就算娘献给义军的一份心意，你一定要收下！他们能为国流血捐躯，我这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收下吧！”曾德慈又将首饰盒递给文天祥。

望着深明大义的母亲，文天祥流下了热泪，他双手缓缓捧过首饰，哽咽道：“母亲，孩儿代表义军，谢谢您老人家！”

在文天祥的精心组织下，一支三万人的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起来。从此，文天祥驰骋在抗元的最前线。

残酷的战争环境，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文天祥不仅无暇侍奉母亲，甚至连母亲及家人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景炎二年（1277 年）八月十七日，文天祥的部队，在永丰空坑，被元军击败，当时曾德慈与孙子文道生险遭元军俘虏。面对这纷扰的战争年代，曾德慈处之泰然，她以巨大的毅力，与广大百姓在一起，经受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为了使母亲少受颠沛流离之苦，文天祥让在惠州任职的弟弟，将母亲接去赡养。不久，文天祥的部队，也到处转战。祥兴元年（1278 年）八月，朝廷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封曾德慈为齐魏国夫人。消息传来，已在病中的曾德慈，感到无比欣慰，她为儿子而高兴。

九月初七，曾德慈不幸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当时，文天祥正处在抗元的紧急关头，无暇为母亲服丧，只能由弟弟文璧、文璋奉送母亲灵柩，往惠州安葬。母亲去世，儿子却不能亲往料理丧事，这在中国古代，实属大不孝。然而，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文天祥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以抗元事业为重。为此，他在《哭母》这首诗中，写道：“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同时他也相信母亲会理解他的选择，因为尽忠于国家，也是母亲对他的一贯教诲。

“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意。”文天祥壮烈的一生，确实是在履行着母亲对他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

曾德慈，平凡的女性，不凡的母亲！